

說開會

看之

假使可能的話，我願此生再也不出席什麼會。

會之種類多矣，但無論何種，均須有儀式，有規程。先設儀式，開會，全體肅立，這個沒問題，大家屁股總不會這麼懶；唱國歌，這事就麻煩了，若小學生，巴不得唱唱，響激梁塵，大有可聽，中學生便是歷亂不齊，必須司儀人唱一，二，三，起初聲音很小，大約到「以進大同」的「大」字，才可聽出來；大學生與一般公務員，那真致命，彷彿誰唱了歌誰就幼稚，任憑你一二三，聲音還是寂寂，則在靜默三分鐘的辰光大家不願靜默，這時却真真靜而日默，到後來，司儀無法，只可老了面皮，自家先來一句「三民主義」，才慢慢聽到一陣破鑼似的回聲，這一關好容易過了，主席恭講遺囑，遇到有經驗的人，清清楚楚，一字一板，不慌不忙讀下來，假使碰到我這樣冒失鬼，不曉得要錯成什麼東西！記得在大學時，我們的新任校長就職，當讀遺囑時，竟將「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念成「聯合世界上以不平等待我之民族」，不知為何，把不平等條約的小字，擅移至此，那時還有全體循聲朗誦的辦法，我們簡直朗誦不下去，只好大家開堂，我和那次庶務老爺一定大吃其丁子，爲什

麼不寫一張放大的遺囑懸在面前，因爲到下次再開會時，分明校長站立的面前黑板上有了大大張白紙寫的遺囑了。念遺囑是練習鎮靜的最好教材，最易鬧笑話的地方，除上述一例外，如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以下幾部書名的次第，常常不易記清，而「余所著」三字，是否一頓抑或連下去讀，也言人人殊，派別歧異。又如「深知欲達到此目的」一語，略懂時務的老學究，常會念成目的地，因爲這三個字連用得太多。全體鞠躬這一項平穩渡過，靜默三分，實在連半分也沒有，而北伐初期之各種集會中，對靜默一項之寫法念法也多有種種，如「靜默三分鐘」「默念三分鐘」「靜默三分」等，花樣甚多，幾經改進，才凝鍊成靜默二字，靜默後，必「默止」，此亦稱爲「靜默畢」，要無關宏旨，自開會至此，儀式告一段落矣。

下面的戲碼是報告和討論，報告是令人睡覺的催眠歌，討論是八仙過海，各顯看家本領的機會，其實呢，發表意見或成見的，只是少數，此外不是隨聲附和就是默不一語，我有一個同鄉，民國十八年爲故本省黨部代表，當出席代表大會時，無論有何討案件，他都按照民權初步，首先舉手呼主席，然後說「本席二百〇八號，既不

贊成，又不反對，毫無意見之可言！」大家無不發笑，主席亦啼笑皆非，然此君固大得此中三昧者，試想，若贊成或反對，豈不有偏袒一方的嫌疑？在平時我們看不出一個人怎麼自私，可是開會如一面鏡子，什麼原形都可照得出的，立法院討論女子繼承權時，王季英一定替女同胞講話，固不必提，即要人們挖了腰包所蒙養的那些羣衆，也無非爲在這種時候發揚他們的潛勢。你不要被表面上堂堂皇皇的理由嚇住，須知道都預備好的煙幕彈。妙在我們中國有的是詞令，而新式邏輯更供給人好多詭辯的方法。譬如說：有人在全國教育行政會議裏提議「請開辦師範大學以養成全國師資案」，其理由何等正大，然却并不談及現在師資之過剩與因待遇非薄而影響到好師資缺乏的情況，只是張大其詞的說如何需要師資，實則骨子裏呢，有一羣人和擁護某人上台當校長，而某人也正想上台藉此名利雙收而已，反對者看明此點，於是猛烈攻擊了，何以會看明此點呢，因爲平素就柄鑿不入，大家彼此刺探得很明白，假使不爲反對某人，也許這一天的會他就告假都說不定，推而言之，凡一切設施，大抵均作如此觀，并不是爲了社會需要歸根結蒂，還是爲個人及其一派一黨之需要也。我在大學時，同學因爲校長的人選問題分爲兩派，互不相下，今天甲派貼一公告罵乙派，明天乙派必以更鮮明的紙張更響的詞句反擊，此是通電時期，及雙方均主張召集大會解決，已到武力時期，不意以區區之我，

甲派也拉幫忙，乙派也拉投票，「事兩君者不容」，我只好一言不發，大作其壁上觀。而此種會之不會有結果，已大率可知。由此則知凡開會而有議決案者，皆事先不議而早決之案也，我是××部長，我開辦××附屬機關，請求臨時費××萬元，假使沒有在事前通融好，將人的路線打通，一直等開會去決定，其有結果者鮮矣。所以會只是形式，而非實質。現在左傾分子在會場中如果有勝利可能，則維持會場程序之進行，否則，旁生枝節，可以使你一萬年也不能討論到本題，仍以前說之師範大學一案為例吧：若愛搗亂，大可提出，「請提案人解釋師範大學之特質為何？」經解答後，還可以提出：「本席認為解釋不充份，提案人說師資缺乏，有無正確統計？」如是云云，一呼百應，更有人紛紛高呼，「付表決」，「打消」「我動議散會」，照民權初步，變更日程，先討論散會，此時羣衆若已厭煩空氣之嘈雜，則散會一議，將立時通過，而所討論之

案，豈非熱鬧一場乎？有時當討論熱烈時，忽從一隅，驟起「打」聲，瞬息而電燈滅，嘶聲起，（口哨子也）通通，通通，以不了了之，也是不佞會親歷而屢見者。聞民國初年衆議院議員，常常爲自己的主子不同而動武，武器則爲案頭墨盒，飛墨盒已成每次必具之日程，後來沒有辦法，只好用釘釘在桌上，想八百羅漢，必有因墨盒翻不起而急得冒火之怪現象也。

以上是從縱的方面說，現在再從橫的方面觀察：會的種類真是舉不勝舉，什麼工會，商會，協會，研究會，學會，同鄉會，同學會，校友會；；高自大學教授，低至蕞夫倒老爺（此世俗說法，實在大學教授比例老爺在收入一方面固不高也）莫不有會，即莫不有首領，有主席，有理事，有董事，有監事，有委員，有幹事，有常務理事，常務幹事，因而須徵會費，須募捐，須覓會址，須買傢具，須請書記，買油印機。消費重重，似乎一定會出一點什麼了，然而不然，自有「會」以來，

我只見發言，選理事，掛牌頭而已，却並沒有聽見甚麼了不起的作爲與成績。假使向骨子裏面探討，則知諸所謂會者，不過是野心家的爪牙，也可以說是政治家踏上舞台以前的軍事布置，自古至今，沙場上固然將成名萬骨枯，即政局裏也出了這個圈套。今日之理事，異日之××長也，今日之幹事，將來之××主任也，推而言之。論秤分金銀，換套穿衣服，原是大家有分的，無奈小嘍囉總是得不償失罷了。猶憶民國廿三四年我在北平讀書時，校中因國共兩黨之鬥爭，有種種外圍組織；此一研究會，彼一讀書會，此一座談會，彼一討論會，及後更有一個名叫「××大學真正讀書會」者出，擁有體育系彪形大漢多名，舌劍唇槍之不足，更繼之以石子木棒，局外人見此五花八門的傳單，不覺目迷五色，恍如看見王麻子與老王麻子稻香村與稻香春的仿單一樣，蓋皆自稱真傳，而罵對方爲男盜女娼也。但是結果呢，等我輩畢業後，就發現昔之讀書會中嶄露頭角



預防感冒

必先補充體內的維他命，使皮膚，呼吸器，鼻，喉強化起來。雖在嚴冬氣候，傷風感冒，就不怕，肺癆威脅亦不足懼。服用本品是最理想之保健劑

百粒，五百粒

哈利巴

BY 2995

人物，全都當了學校的科長課長之類，月拿乾薪數百元，我是書呆子，只能引學校為證，不過想來社會一般情狀，也差不多罷。目下形勢又漸不同了，當理事長或委員長等等的，多半即是台上人物，這樣，「會」就好像錦上添花，使閒人愛人的名片上多加幾行履歷。我自作事以來也被迫而加入許多的會，彷彿都是在成立大會以前，連連召集幾次籌備會議，運氣好的話，或許還可以叨光吃一頓兩頓館子，至開成立大會時，真乃盛況空前，各機關代表，痛快淋漓的演說，大放厥詞的主張與計劃，難難締造的籌備經過，全可使一個生疏的人嚇一跳，更有濟濟一堂的會員來賓，好不熱鬧人也，於是如法泡製，討論提案，選舉職員，當討論時，少不得一種輕微挑剔的行家，如「本會宗旨為溝通文化」不如「本會以溝通文化為宗旨」呀，本會會員得繳納建設基金費之「得」字不如改為「須」呀，不痛不癢。亦莊亦諧，會場空氣有此調劑，才可見出非完全一手包辦，及至選舉，則絕對不會逃出須定名單，籌備主任多半就是理事長。到了最後，臨時動議，向最高領袖致敬，全體一致起立通過，禮成攝影，於是大功告成，而翌日報紙上「×××會成立盛況」及致敬電文以頭號字刊出矣。照道理講，這以後就要作些事情了，可是我們是作到此處為止，會既成立，斯為達到最後目的，以後的事，再說再說；唯像這樣的會，永遠沒聽說經濟發生問題，倒是奇蹟，而到週年紀念時，照例開年會，講

陵墓，具報告，宴會員，若力量更大的，在外省立分會，此到時也紛紛不遠千里而來，平原留飲，排日聽歌，又是一場花團錦簇。現在酒席平平，常常非五百元不辦，那麼請你算算看，以會員一

百人計，不亦大有可觀了乎嗎？偉大的會，堂皇的會，作為時代點綴的會，我向你頌讚了。可是，我卻不想參加任何會。

我怎樣寫長篇小說

予 且

——經驗之談之六——

我不是善於寫小說，但我很喜歡寫。好些編輯先生，遇着我，總是招呼我寫個長篇給他。今我不期然而自然的想着自己是個寫長篇小說的人。

我第一個長篇小說是小菊（中華書局出版）

當我寫的時候，就完全沒有把它寫成長篇的心思。只是遇着空閒就寫一些，就這樣地把它寫成功的。此後也寫過七八篇，也正照第一部情形一樣。朋友告訴我，應該先立個骨幹然後發揮，既便於修改，同時組織也可比較嚴密。他們都是好話，我總是做不來。因此有人說我對藝術的態度不忠實，我也不管，我常有一個愚笨思想，總覺得寫一個長篇小說不像造一所屋子，却像培植一棵樹。造屋子是先要骨幹的，種樹就不然，你不能預料它後來是個什麼樣子，日光，空氣，水分，土壤都能影響它。樹的生長，只有兩條路，一條路是天折，一條路是長成。長成也許長的不好看，却不失其為桃樹或李樹。

有損於本體的美觀。自然生長就不然，前好些年游過安徽的九華山，山的高處有一株鳳凰松，它的樣子像孔雀（鳳凰沒有看見過），全是風的力量造成的，也自有它特別的美點。寫長篇需要一年的，我們不能說一年內思想沒有變遷六個月的，亦然。三個月的亦無不然。如先成骨幹再行附肉，即使無「削足就履」的痛苦，亦必「前途後改，徒亂己意」。

三年造成一所房子，房子會變成不時髦。三年長成一棵樹，却没有不時髦的樹。把寫小說看作樹之長成，中間有個大難關。就是樹之生長，從沒有中斷的，造房子却可以中斷。寫長篇小說的人，在事實上常有中斷。不立骨幹的人，一遇中斷，必感頭痛。心裏老是惦記着「首尾不能相應」，或是「人物沒有交代」一類的事。在初寫時中斷，還可多溫幾遍，再寫下去。在快收稍時中斷，最是糟糕，即使你費最多的力量和时间溫習，勉強讀起來，精神，氣勢，力量必定大為減少。長篇小說寫到臨了有時有莫大之快樂，但也